



看華錄序



今春一病柳浪館上百事
俱廢強起一小窓常見衆
華開發紅白紛出柳浪中
羨浮羨沒羨稀羨密對此
前境雖不能霍然自起倦目

視之不無少醒開合後以爲
中狂瀆展轉察別衆芳異
相天地一筆耳隱士取其幽
匪人取其甚艷乃宮取清膏
兒取富華木一也而異之者
有十由異者自天耶自人耶

病夫着疑四大增矣由此
後用亦宮轉樂枯生忽肉骸
內聲童子持友人郝公琰書
進介伊受人曹蓋之所著之
去郝公云蓋之以聰耳健筆
傳他人啼唾之否纂案前人之

已者錄令人之未聞名曰舌華
錄中若評校焉予復自噴草
末一華為增疑病今加舌華
痛夫死矣奈郵者取回甚急
不得已強一披閱琳瑯若隨去
嗚嗚海中無非俊語復類分

曰慧曰名曰語曰澆曰悽
之類之各為引無引不別于一
續至此手足忻然不覺自起
蓋語本一舌出之者為華分之
去成色如火風之觸灌木小枝
音同之也慧眼去類歎耳予

先以病起於後以病起於
續舌華錄非後以病起於
不揣深焉加識舌源不識能合
作者意不乃書教語修書得

舌華錄中道撰



舌華錄中道撰

舌華錄所採書目



世說新語

史記

漢書

唐書

晉書

莊子

宋書

十六國春秋

何氏語林

南北史

唐語林

唐世說

逸民錄

國史補

見聞錄

本事詩

舌華錄

所採書目

硯箋

朝野僉載

婆娑園語

資談錄

談賓錄

稽神錄

明世說

雪濤小書

夷堅志

四部藁

六語

羸藤三扎

坡僊集

羯鼓錄

南齊記

唐會要

談藪

耳談

李氏焚書

韓子

晏子

左傳

嘉話錄

蘇米談史

陸樹聲藁

伽藍記

初潭集

開元天寶遺事

東軒筆錄

閉窻括異

青箱雜記

山谷集

酉陽雜俎

長者言

書斷

大唐新語

笑林

顏氏家訓

太函集

東坡外藁

御史臺

續笑林

啓顏錄

唐雜記

商芸小說

閩川多士傳

渚宮舊事

清波雜誌

皇明通紀

松憲括異

容齋隨筆

盧氏雜說

開天傳信記

撫言

小名銘

獨異志

雲溪友議

北夢瑣言

因話錄

玉泉子

樂善錄

蠡海集

泊宅編

避暑錄話

游宦紀聞

夢溪筆談

建文書法

墨莊漫錄

東坡志林

澠水燕談

艾子

冷齋夜話

歸田錄

石林燕語

松窓雜錄

玉堂閑話

妖亂志

三國志

貧士錄

甲秀園藁

侍兒錄

舌華錄凡例

一所採諸書惟取語不取事即語涉鄙俚不甚佳者亦棄去此舌華本義

一所取在倉卒口談不取往來郵筆以其乃筆華非舌華即有佳者不錄

一吳鹿長參定後經素小修評點其中分類有小出入者素已筆端拈出今仍不移一以見小修目力之高一以不傷鹿長前意

一採古人書不敢一字增損唯近書有不成語

者小有改易蓋吾改語不改事罪之者庶可不甚

一書中採者人皆可考但耳中所聞之語說之者常溢聽之者常謬以溢復謬其中不無一二差移讀之者或可見宥

一古今書集如牛毛天下語言如蚊響以此小帙遂名舌華是以蠶指海耳蓋所取在一案之書所聞在一隅之口同志者不妨重廣

舌華錄目錄

卷之一

慧語第一

名語第二

卷之二

豪語第三

狂語第四

傲語第五

卷之三

冷語第六

諧語第七

卷之四

謔語第八

卷之五

清語第九

韻語第十

卷之六

俊語第十一

諷語第十二

卷之七

譏語第十三

憤語第十四

卷之八

辯語第十五

頽語第十六

卷之九

澆語第十七

悽語第十八

舌華錄卷之一

吳郡

新

臣

纂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具

苑鹿長參定

公安素中道小修批評

慧語第一

吳苑曰佛氏戒定慧三等結習慧爲了語慧之義不大乎慧之在舌機也有狂智之別焉狂之不別有智如智之不識有狂也是智者智而狂者亦智兩而別之則金粟如來氏矣

如來氏取法一芥可以言須彌，利那可以稱萬劫，其中倒拈順舉，無不中道，即智者不自知而狂者能耶？乃次慧語第一。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籠以獻。客問元澤：何者是麀？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麀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麀。客大奇之。蘇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

前二婢俗知亦奇人

一肚皮如東坡而婢不如朝雲

慧道語

兒玄凡

以為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龐安聾而穎悟，人與之言，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意。蘇東坡戲之曰：余以手為口，爾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一日與至寺中，見泥洹佛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楊德祖爲主簿時操旣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
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
唯曰鷄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鷄肋食之
無所得棄之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
稱嚴操果回師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
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小僧答曰
金剛努目所以降伏衆魔菩薩低眉所以慈
悲六道

曹亦佳

問奇

王侍中嘗因侍宴高祖問羣臣朕爲有爲無侍
中答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日月燈光明佛燈
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昃乎晝月昃乎
夜燈光昃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
介甫以爲然

強解
亦可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
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

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悟服

黃子琰少即辯慧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

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

思其對未知所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

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薛西源性好施嘗脫絲襖施貧者或曰安得人

人而濟之薛曰吾為見者贈耳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為前身可以今夕為來世

末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

其本竟
至同意

表帶情珠
之語

此處極難
轉語非慧
口不能

若以此又
語語則無
佳致矣

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
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可從之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是黑暗池
獄兄曰是彼極樂世界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
父之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
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嬉人語之曰若令月中
無物當更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

丈夫妻語

無此必不明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一身二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中朝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

庾公常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

佛富唱

此處當作轉語以貪者求廉者與

庾法暘從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暘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問者太難未必能自了

善譬

戲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
 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
 多問則重勞。」謝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
 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
 惠風。」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之，或欲作
 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
 舉衆從其義。」
 江夏馮京知弇州，謂王平甫曰：「弇州歌舞妙麗，

口角後

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王答曰：「若如所論，
 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
 入鼠穴，擣蓋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
 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着
 地，正自縱橫流滂，略無正、方、圓者。」

人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

微有應
意終是
慧語

夢矢穢殷曰官本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
財本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以為名通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
夢之澤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
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
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答曰樹在道邊

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果然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之曰天下方亂羣雄虎
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
治世之姦賊

前劣後
勝

慧眼照
破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因問長安何如日遠
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
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
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
耶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鹿多憐

韓康伯年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着襦尋復作禪兒曰已足不須作禪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

陳眉公曰武林西湖有花朝而無月夜有紅粉而無佳人於此不無少恨吳鹿長聞之曰既有此西湖不得不有此缺限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空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

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陳繼儒曰有人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聞戒公逐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着是博浮圖耶坡曰有縫柰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螻蟻

破千古間事

郝公琰曰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

後魏陸馥謂子琇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

為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

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鬪力何患童稚

鄭翰卿曰世未有憐才而不好色者好色憐才

總歸一致

管輅年七歲與隣里小兒戲畫地為日月星辰

之狀語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鷄野鵠尚

知天時况人乎

雞華笑
入慧心
發學

賈思道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

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

不驕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

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

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黃蘗祖師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

香念頭稍緩時便宜莊誦一遍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不佳

堪邁笑曰足下食鹽醋復又何堪

陶侃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謝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人為德音

曇秀往惠州見蘇東坡將歸坡云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裹頭有灾福

慧在語

父不能傳之於子到此乃印

王守仁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冕服有帛蔽耳或戲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熱

宋王旦被服質素有人貨玉帶者弟以稱佳呈王旦命繫之問曰還見佳不弟悟急還之

李中谿無子恒不樂其友謂之曰孔子不以伯魚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傳三教絕矣

孫子荆欲云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武子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

無如讀
書飲酒
三者俱免

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曰酒以漱齒其
陳眉公曰人生莫如閒太閒反生惡業人生莫
如清太清反類俗情

殷仲文勸宋武帝蓄妓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
蓄自解帝曰畏解故不蓄

王詔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
宋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王答曰我常

有冷趣

自耕耳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授

美強解

言淺意
深

教仲達到郡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
鉢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
簿白以為倨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
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扶大鉢薤者欲吾擊強
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
邢子才有善甚多不甚讐校嘗謂人曰誤書思
之便是一適

蔣性中為給事歸甚清介忽駕小舟入城遇潮
落舟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為他舟

權者

窘辱。二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不欲人知，笑謂曰：渠豈為伊哄耶？

唐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人餽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

屠長卿曰：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不成語

善陰音

丘長孺貸貲於袁中郎，袁乃解所繫帶授之，丘有難色。袁笑曰：爾無求我，我無求帶，爾求雅人，我求俗物，爾如何現我面皮？

劉忠宣致政，自為壽藏記，取其平生履歷刻之。石人曰：後人為公可也。公曰：恐後人誣我以美名，倘鬼趣異人，豈不怒耶？

唐六如畫精極，尤佞佛，有詩曰：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吳鹿長指詩笑曰：問六如何處買來？

屠長卿曰撻死屍不痛箇中痛者便非形骸

趙大周在京師何吉陽問曰大周近來何故不

講學大周曰不講吉陽又問曰不講何以成

就大周曰不講便成就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

李崆峒作詩一句不工即棄去不錄何大復深

惜之李曰自家物終久還來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衣方

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

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

盡此耳後勃果劣援

楊奇為侍中漢靈帝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

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

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方司徒定之不好觀劇戲曰塗面帶鬚一悲使

人墮淚一喜使人解頤此輩本假世人惑真

李卓吾謂耿中丞曰世人白晝寐語公以寐中

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

非慧人
不陽

李實無
自家物

一書

多語

與牛目
中章字
事類

宋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山谷出李
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擣蒲之儔咸列焉博
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逆盆中五皆六而一
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
力繼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歡賞以為卓絕
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
閩人語耶眾賢怪請其故坡曰四海語音言
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
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也龍眠聞

正是一
夫處妙

之亦笑而服

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祭仲壻反殺之
女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
已人盡夫也

桓宣武常謂孟萬年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

吳鹿長奉齋惟飲酒挾姬雜茹五辛諸菜人或
風之曰既奉戒何得又食五辛吳答曰未聞
鷄毛與鷄舌同聲

不必解
妙

趙母嫁女臨嫁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
可為惡乎母曰好尚不可為况惡乎

鍾士季麓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俊
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
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
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有禪意

可祭

顧長康啖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顧曰漸入佳

境

謹不莊
後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
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
峰巘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
門淡薄收拾不住耳荆公欣然嘆服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
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
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

魚之樂全矣。莊子曰：我知之濠上也。

孟敏嘗至市買甕，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郭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甕可惜，何以不顧？孟曰：甕已破矣，顧之何益？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子厚坦腹卧，適子瞻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東坡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通云：請祭春牛文。東坡

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旣至，庶草將興，爰出上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途，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防此是喚醒他。

陳眉公曰：閉門卽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頤見坐中妓，卽拂衣去。獨明道與飲盡歡，明日明道過伊川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上，却有。

潘頤馮
慧同行
者無礙

點化鬼
神慧方
不小

妙

進善自
譽

馮具區同潘景升遊白嶽潘指壁上惡書攢眉
 曰山受苦如此馮曰既作此山不應辭苦中
 一同行者問曰山苦耶公苦耶公曰吾苦耳
 陳孝廉琮構別墅於邑北之纍纍地或造陳顰
 蹙曰目中日日見此定不樂陳曰日日見此
 不敢不樂一吏云不如此則見此則不樂
 我太祖祀歷代帝王廟才舉爵見元世祖像
 淚出太祖笑曰我得中原之所固有爾失漠
 北之所本無復何憾像淚尋止

一士從王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
 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慚
 而赧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潘景升家富鉅萬皆為客盡其弟輩皆風之曰
 吾兄如此除是銀山裁得相副其第四弟稚
 恭笑曰銀山何能濟除是銀水耳
 郭進治第方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
 工皆與筵設諸工之坐於東廡人咸曰諸子
 安得與諸工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又指

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葉丞相衡罷歸金華日與布衣友還往公忽染

疾不懌謂客曰某且死不知死後佳不客答

曰佳甚公問何以知客曰使死而不佳死者

當逃歸耳

徐月英唐江淮間名娼也有徐公子者寵一營

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謂徐曰此娘平生風

王流殉猶帶燄

名語第二

吳苑曰名者銘也所謂不磨之語以垂則後

世非含仁噉義之口不能道然垂世之法宜

經不宜權此可以勵常姿不可以籠上智是

世間一種攻補至藥第於慧小差次名語第

二

蘇瓊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不答

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參軍

下慧一等以此

後理

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韋夔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凶問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夔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龐公隱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市。荊州刺史劉表往候之。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劉不能屈。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

曰。丹朱不應之教。寧越不聞被箠。

後段若語

吳鹿長與諸友閒談天下名士。及某某等。吳曰。雲間陳眉公。以藝藏道。吾敬其道。毘陵劉少白。以道藏藝。吾敬其藝。天下名士。不難於知。顯而難於知。隱或笑曰。如沙宛在。以慧藏痴。人愛其慧。君愛其痴。是亦一道也。吳亦肯服。西山先生問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西山由此務讀。張湛舍室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

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里。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公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司馬公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陳眉公曰：放得俗人心，下方可為丈夫；放得丈夫心，下方名為僊佛；放得僊佛心，下方名為得道。

以此入名語妙

不

子孫知

陳眉公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劉禹錫曰。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大童稚不奇。不慧必非異器。吳苑曰。清雅之士非不佳。嫌其太矯。麓狂之士非不惡。喜其露真。若使清而不矯。真而不麓。非惟越俗名流。實是世間能士。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魯宗道為諭德。往往易服微行。飲於酒肆。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反復於肆間。得之。與公謀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公曰。但以實告。使者曰。然則恐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者嘆服。李文靖公沈為相。沉正厚重。無所革易。嘗曰。吾為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

耳

馬援落魄隴漢間。常謂賓客曰。大丈夫為志窮。

當益堅。老當益壯。

陳仲微云：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船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雄。

項羽入關後，謂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着錦衣夜行耳。

唐李邕為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景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發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應曰：璟言事關社稷，陛下可其

書而月見
汪東本此

亦有意

奏，則天色解。既出，或謂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張。

屠緯真曰：荆扉纔杜，便逢客過，掃門飯籬一空。輒有人求譽墓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高暹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玉言不可存於私家。

蓋寬饒曰：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何子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告人曰
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爾
輩為好人不願爾輩為好官
虞謙為大理卿讞獄每加詳慎必得其平嘗謂
人曰彼無憾我無憾矣
楊震為瑑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
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震不肯曰
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

乎

王湛薦种嵩於河南尹田歆謂歆曰為尹得孝
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
滯近洛陽吏耶湛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
未必在山澤

漢明帝謂東平王蒼曰天下何事為樂對曰為
善最樂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
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馬援初處田牧間，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值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

陳眉公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毋使王公厭其不去。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遺李先
生無地

閔文休狂放嗜酒，素不喜與道學場人有強之者。則曰：「吟詩劣於講學，罵座惡於足恭。兩而揆之，寧爲薄行狂夫，不作厚顏君子。」

衛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歐陽文忠公嘗言曰：「觀人題壁，便識文章。」齊王晞爲孝昭待遇甚厚，而晞每自疎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其爛熟耳。」

謝玄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闔、龔有文章，未爲時

人所知。孔稚圭常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嘆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寮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盧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唐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許子將常到。潁州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至。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

夏

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生何如耳

陳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亂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

陳眉公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

陳眉公曰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陳眉公曰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好學

切中

大綱

胡居仁家貧甚鶉衣簞食尚不繼或爲之慮胡

曰身已閨義屋已閨書大處足矣不必瑣求

邵文莊云寧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

都維明博學多藝務爲韜晦乘興畫一梅尋悔

曰有一能卽蔽一能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

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

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

也

陳眉公曰。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陳眉公曰。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羅遠遊曰。大豪傑用心。思處難知。怨處易指。瑣瑣君子行藏。反是。

陳繼儒曰。勢在則羣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叔度之冷眼。

蘇秦激張儀事長也

感慨之語余欲佩而不

費文憲公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甌。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師。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令范理。不為禮。公異之。薦為德安守。或勸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太守為朝廷捧命。一楊一范。私面何關。

陳繼儒曰。待富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音有憤

潘養
餓鷹

吳燕孺曰鬚眉之士在世寧使鄉里小兒怒罵不當使鄉里小兒見憐

潘訥叔雖輕諾少恒於友道實篤或有受潘大恩不能報反謗之者人風潘曰君非聖人安得以平報怨潘曰不然吾安肯以憐人既錯之目復睨此自媿欲死之人聞者嘆服

舌華錄卷之二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叅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中豪語第三

吳苑曰聖人盡而豪士出聖人具德豪士具才此大略言也蓋世間才士未有不豪者五官六府皆奇英之所灌溉每喘一息吐一語幾塞天地雖過之者不無七八而副之者亦

有三三故聖人既隱之後不如此輩之強且
幹也况志一不成即視身如芥慷慨之語何
其壯哉嗟乎波流宇宙豈能少此輩乎乃次
豪語第三人蓋而豪才出聖人具而豪士具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
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
桓溫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
此溪刻自處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嬉見顏原像而嘆曰若與

雄而雅

同升孔堂何必去人有問王曰不知餘人云
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公不百

胡總制宗憲讀漢書至終軍請纓事起叫曰男
兒雙足當從此處插入其他皆狼藉耳
趙溫子柔京兆人為郡丞嘆曰大丈夫當為雄
飛焉能雌伏遂棄官去

儀真王維寧善詩賦草書尤精絕家貲鉅萬性
豪侈嗜酒每日宴客續至者常增數席人或

佳事語

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為財用及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人又勸其耕，硯可以自給，曰：吾學書豈為口耶？一日無酒不能耐，出步江上，見落日射水，磷磷大喜，曰：此中有佳處。龍宮貝闕，或可樂吾也。遂躍入死焉。

宋室半為女人所造

藝祖將北征，京師喧言欲立檢點為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詢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廚下，舉麩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不當自決。

乃來家恐怖婦女耶。

楊纂每云：丈夫富貴何必故鄉，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宗少文問姪慤曰：若志何若？慤對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有此主人亦有

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

第四姬奉酒，形色戰恐，尚不飲如故。丞相讓之，大將軍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胡總制駐軍海上，觀海波洶湧，曠然自得，忽雲盡，山出，顰蹙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山撓此萬里長浪？

稽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稽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恥與魑魅爭光。

范曄初入獄，意便死。及上窮治其獄，遂經一旬，曄更有生望。謝綜與熙亦同事，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爲一世之雄，乃擾攘畏死，乃爾耶？

李太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間，可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語來搔首問青天耳。

澹臺子羽齋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

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叠，珍飭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

荀濟負氣，每謂人曰：會楯上磨黑，作檄文。

能作能言必非凡盜

一可

王融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推車壁曰：車中

豈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未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堂，踴躍用兵，羔裘豹節，孔武有力。捨書嘆曰：大丈夫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助功名，安能區區事硯乎。

梁曹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鵝鴨，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

與胡公語類覺胡語後

後極

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
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

灌夫罵李贇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笑乃效兒女曹咕嗶耳語

秦始皇遊會稽渡錢塘項梁與籍同觀藉曰彼
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智足以取之
魏武帝曰寧使我負天下人無使天下人負我
我太祖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廟各獻爵畢

獨於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而
有天下比他人不同特增一爵

杜伏威爲陳稜偏裨射中額伏威怒曰不殺射
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
祖廸渡江中流望而嘆曰不澄清中原不復渡
此曰人生幾何當惜乎此不武也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
能禁止歸言於母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

英雄話
不防唐
矣

妻夫

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

鄧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杯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當酬平生不足也

漢高祖嘗遊咸陽縱觀秦始皇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此也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戲之為褚彥回

文士故反戲之敬兒曰我馬上得之不解作華林閣

勳

陳蕃嘗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何事一室乎

宋海翁才高嗜酒側睨當世忽乘醉泛舟海上仰笑曰吾七尺軀豈世間凡士所能貯合當以大海葬之耳遂按波而入

班超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其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哉！」
馬援將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
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
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
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
還。豈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
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
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
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

楊子雲曰：「雕蟲刻篆，壯夫不爲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
受歸，卽擲之，曰：「吾猶薄蘇秦、斗大、安事此！」
鄧通廢廢時人奇之。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季父梁
怒之，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
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教以兵法。
項王饗沛公，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居營外，聞
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

項王仁者

立帳下項王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
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
酒扶劍切肉食之項王曰能復飲乎噲曰死
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項籍與漢高相拒項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
徒以吾兩人耳願與王一戰決雌雄毋徒罷
天下父子為也

狂語第四

吳苑曰古人有言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聖

狂人詩
不平

人尚取之而况其下者乎夫狂者視已虛若
滿視人高若下除一身之外無足以當雙眸
者其用志不過欲與霄漢比高瀛海比大但
未省一段已有愈不足之義此亦豪之亞者
次狂語第四

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
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
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蕪

不差

湖苑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又勝肥狂又勝癡矣

曾子固為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天下奇作子固一無所辭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何如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譽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

不語

與韓非同傳

桑民懌好為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何傳問翰林文今為誰曰虛無人舉天桑民懌其次祝允明又其次羅地

狂者亦不必以孟軻比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上饒婁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問客曰我一起行天象應動君能見不

可配

俱狂

袁中郎同陶石簣遊鑑湖袁謂陶曰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陶問故袁曰季真識謫僂爾識袁中郎

王仲祖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劉曰卿仰看耶王問其故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王中郎坦之年少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也坦之自負為第一流人

奇妙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耶劉曰極進然故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既受人寄而復可嘲耳

殷洪橋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橋安作置書陸

梁公公實薦一士於李公于鱗士者欲以啖公

可配

俱狂

袁中郎同陶石簣遊鑑湖袁謂陶曰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陶問故袁曰季真識謫僂爾識袁中郎

王仲祖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劉曰卿仰看耶王問其故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王中郎坦之年少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也坦之自負為第一流人

奇妙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耶劉曰極進然故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既受人寄而復可嘲耳

殷洪橋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橋安作置書陸

梁公公實薦一士於李公于鱗士者欲以啖公

者也

王冕既歸越常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

王鳳洲與李于鱗燕論常以已與古人相况李謂王曰天生神物必當有對有孔仲尼自有左丘明王瞪目不色受李復曰有李老君也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材能曰峻得臣筆測得臣文彙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袁叔見謝莊赤鸚鵡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習鑿齒嘗造道安談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

宗子相才高雄視一時嘗謂同社曰朝廷若無我輩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仁獸

語後

未必能當

化爲檣杵。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對曰：臣書人，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也。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辭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帝語妙

郝公琰才高語放，嘗謂人曰：吾一懣時則讀曹蓋之詩，可以消之。次則袁小修，再次則讀吾詩耳。下此反增其懣。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揚袂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袁粲劉秉以謀誅蕭道成被殺

謝胡兒語庾季道諸人莫敢就卿談可堅城壘
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徧師待之康伯來濟河
焚舟以難康伯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
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略
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皮不能容
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略曰高
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
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卽扳公肋何

止傷博博慚而與官

李于鱗少厭薄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
指于鱗狂生李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叱曰薛公至此河伯敢
爾無獻須臾大魚躍入舟公剖擊拉隣船食
之曰薛先生不辭天祿且爲散諸隣里

王冕嘗大雪中赤脚獨上潛嶽峰四顧大叫曰
白玉峰前度德客合無陪人

桑民懌曰聖人之道自文武而傳之孔子孔子

妙想

而傳之我人。文苑而於之。正子曰。鄭翰卿遊海上見一老翁觀海自語曰。世間能有物填此乎。曰不能也。鄭從旁撫老人背曰。惟吾異日名可填此耳。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人爭誦不已。沈向人語曰。我天上歲星也。

吳正子曰。郝公琰之枯曹蓋之之麓此天之東南地之西北吾與二君交實是女媧石衛精鳥。

問經

靈璧劉人龍性豪邁不耐家居每挾貲而遊遊則必盡貲不能歸而後已。妻子常備貲覓之於江淮間謂曰。君困遊非一也。何自苦如是。劉曰。卿看此。劉郎豈靈璧常有耶。

王丞相枕周伯仁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郝公琰謂吳正子曰。近世不惟憐木者無有。即忌木者亦不再生。使世有曹老瞞楊阿麼在。郝瘦頭顱已久。作草際塵耳。吳笑曰。若使我

與君同遇當庇君算一籌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或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二十年為老娘而倒繻孩兒者乎

張思光為中書郎嘗嘆曰不恨我不見古時人恨古時人不見我思光善草隸太祖嘗謂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

辨由自
然減趣

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米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會稽徐渭嘉靖間為胡梅林公幕客甚被親遇胡謂徐曰君文士君無我不顯徐曰公英雄公無我不傳又語公曰公惠我以一時我答公以萬世徐渭真長者哉

文士狂
于美律

桑民懌會試既畢自喜必中乃於卷後畫一站

船因擊桌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違式貼出

傲語第五

吳苑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此傲也傲則不臣天子不友諸侯雖九有之大不能屈一介之夫下此可無論矣然傲非全德聖人不取苟不能完酌而取之寧傲不寧媚則傲之為偏德也審矣次傲語第五
宗測代居江陵不應招辟驃騎將軍豫章王疑

請為參軍答曰何得謬傷海鳧橫斤山木

孔拯侍郎為遺補時嘗朝回值雨而無雨備乃於人家廡下避之過食時雨益甚拯向其家叟求雨具叟答曰某閑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冒也置此又安施乎

九山散樵浪跡俗間徜徉自肆遇山水佳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林木有客造榻與語對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為意

司徒霸與嚴光素舊，欲屈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痴，今爲三公，小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耶？天子徵我，三尚不見，况人臣乎？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

詔有詩
意妙

孫子荆爲石苞驃騎參軍，孫負其才氣，初至不拜，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不宜如此。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愧死。一言而傷二命，此人不良，終身絕之。

僧貫休，婺州蘭谿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獻，內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鏐諭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

亦難添詩亦難改。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
遂去而入蜀。

王子猷作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陳道林在西嶺，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王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鷄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鍾毓兄弟初欲交夏侯玄，玄以鍾志趣不同，不

意作於

與之交。及玄被桎梏，時毓爲廷尉，會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形餘之人，未敢聞命。」未幾入京，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安能爲王侯伶人。」

卞士蔚弱冠時爲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王孟顛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幘耳。今已投之，遂拂衣去。」

五乘俊

妙法
待以傲
觀

一元每
每葉
人

郭元瑜少爲拔俗之韻張天錫遣使備禮致之
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王孟端夜泛舟聞簫聲清亮移舟就之乘興寫
竹石一幅相贈明日吹簫人來訪具幣以乞
配幅王曰吾畫消聲耳君不得遁求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
寢孫故卧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
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直接赤城大奇
大奇文憲出謂御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廬山人桺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
出犴狴銀鐺桎梏猶然拘攣也山人詣滑廳
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從者以盧坐置側
盧謂張曰以囚當仆塔前以客當居上座遂
據上坐之
李谷坪謫驛丞上司過者只一揖代巡以同年
甲招之使側坐李曰驛丞安敢望坐同年不敢
居傍遂拂衣去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陞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淵明日、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也、遂解印逃去

申屠蟠性高傲善談論莫有及者唯江南一
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
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
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放樂貴之徒耶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度度畢卽
紬之人問其故笑曰土舟淺小恐不勝富貴
人來踏耳

舌華錄卷之三

新都曹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苑鹿長叅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冷語第六

吳苑曰冷者暖之反春風至爲暖暖則散色
王爲花散香爲氣有目有鼻者莫不覩不嗅焉
冷則爲藥爲苞色香雖具卽鼻通目明者了
不能得是冷者非含藏之義乎故水冷則結

妙絕

雲冷則痴，一結一痴，皆含藏之義。次冷語第
六，四句，其意甚奇。香艷具情，與蘇日即亦不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楊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
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所誣。蘇曰：軾亦疑一
事，荆公曰：疑何事？蘇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
不聞者莫不掩口而笑。宋中興，小兒持符
武林張卿子有野花詩十首，佳極，盛傳一時，人
目之曰張野花。卿子善病，常數年不出戶面。
古孔黃瘦，人復有見之者曰：是野花張也。

唐中書令王鐸，文儒，出鎮渚宮，爲都統，以禦黃
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
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
至，且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請曰：不如降黃
巢。巢少重忠，光二平，雖殺賊，必容其歸。遂
宰相王璠好與人作碑誌，有逸潤毫者，誤扣右
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維曰：白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詣遠公，語次及
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以見願，遠答曰：願檀

難兄難弟
第二意
當入慧

意難

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
乃生所未見此人出靈山因詰公語公語
孔君魚爲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
自處脂膏不能自潤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
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觀仁智樂寄暢山水
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
誦竟右軍嘆曰癩何預盛德事耶入端京武
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丞

相方貶雷州子瞻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
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坡
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回返耳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
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
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
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讌有新寵魯生
者舞罷爲遊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
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窻搖細浪魚

吹日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
過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
公大笑坡曰但恐他姬廝賴耳

必竟相合
蘇公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
故爲驚廝踢溫公不解曰驚安能廝踢坡曰
是之謂驚廝踢

蘇子瞻與章子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
祟客不敢宿子厚獨宿山魃不敢出招遊仙
潭下臨絕壁岍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

待辭而刊即考
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過之用索
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
石壁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
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
能殺人也

誰讀與學佳
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
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痴宰相不能和得
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
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耶？」

慧牙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瓊。」謂瓊不瓊，那得不生靈運也。真宗既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有人作詩送卿不，朴言：「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耽，杯酒再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裡去。』」

宋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即放回。蘇軾在湖州作詩，追赴詔獄。妻子見軾出門，皆哭。軾無以語之，但顧曰：「子獨不能如楊朴之妻作一詩送我乎？」軾妻子不覺失笑。

東坡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出郊迎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執手涕泣而去，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

自譽

可憐

歐陽季默常問東坡魯直詩何處見好東坡不
答但極口稱誦季默云如卧聽疎疎還密密
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
萬曆甲寅春張卿子過新都黃玄龍石嶺看梨花
花花已半謝玄龍曰春老矣奚不早來卿子
曰余意正在悽涼

文章似
左道然

汪南明架上牙籤數萬卷客毗睨久之謂曰公
能遍識耶公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宋世祖至般貴妃墓謂羊志曰卿等哭貴妃若

有言

悲當加厚賞羊卽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
曰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自哭忘妻耳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
為閱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而笑
劉曰恐是怕他

黃庭堅作艷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
之妙甘施於此乎庭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

腹中耶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

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卽陰騭耳。我明舊例、科道俱乘馬、不得乘轎、王化按浙、一舉人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徐曰、卽起於大人乘轎之年。陸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錦皆在坐、趙曰、陸公此行、使天下知朝廷有不愛爵祿之臣、李謂陸曰、公病愈乎、一進士戲坐夏原吉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慙退。

洪武京城旣完、上謂劉伯溫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對曰、人實不能、除是燕子耳。王導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

松江張進士美容姿、過吳門訪范學憲、范奇醜、二人同步閭門、市中小兒無不隨觀、張謂范曰、爲我看也、范笑曰、還是看我。

會稽張狀元諸孫四五輩、皆不飲酒、善饋物、每至席所、箸下如林、必一盡乃止、沈曼長曰、張

氏兄弟賦性奇哉。遇餽不論美惡，只是喫。遇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喫。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往與顛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顛答曰：我病自當差。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

廿九年四月七日寫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鑿來求詩。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鑿置於其首。文鑿大怒，訢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此王師頭，悶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公大笑。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賜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

憨態

胡搖手止曰清福正在箇中上天甚所秘惜無得輕示與人復顧其子曰汝不得不傳

王寅少喜子房策故字曰仲房後人有薦其贊畫者寅曰時晚矣有赤松子不防爲予一覓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萱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譏我

司馬德操徽括囊謹密人有以人物質之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

君宜辨論而一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方遜志卧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而言曰古語人有三旬九食甌無儲粟者此時吾愁汝曰主翁亦所不免豈我取曰愁汝多告勞也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技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操聞

果佳

此人有

入韻
淺語

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爾
愛僕射勸勿飲

張士簡嗜酒疎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
還吳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
簡嘆曰壯哉雀鼠

又受
妙甚
六至

溫公喜漫語卞令禮法自居二人嘗至庾公許
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
無鄙言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

故忘
妙甚

弟學士祁點花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論
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
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
州學內喫葷煮飯時不學士笑曰却須寄語
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葷煮飯是為甚的
司馬溫公屢言汪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以
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註侍
立殿坳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
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何如發

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嚴子陵隱跡富春山。司徒霸遣使奉書。使者求報。嚴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嚴曰。買菜乎。米芾知無爲軍。見州解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

似傲語

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問曰。誠有不。徐曰。吾何常拜。乃揖之耳。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召二人出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也。乃趨而入。朏曰。君

處臣以禮遂不入。

唐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

兩得

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聞而欲罪之。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遶。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則邇其人，則遠。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曾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可不畏。

聞人伯卿在坐末，趨前云：有買脫空，胡默然。馮公具區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白？公捋髯良久曰：未記與黑周旋。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價其值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偏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

小似大

憐子
之至

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鷹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有請請崔鷹坐中大笑得免

王
之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可待也

朱忌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

趙宗儒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眾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傍謂曰趙乃僕為東府時所送進士也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羅汝鵬多髯少年即白一日赴吊喪家司喪者謂曰公年尚未何早白乃爾羅對曰今日之來不得不如此

唐姚南仲廉察陝郊有客投刺云李過庭者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姚峴作熟思曰恐是李趨兒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敕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不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

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蘇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坡笑曰吾從衆

陸楚生遠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咸以爲言時王弇州在坐曰實是遠阿叔潘長官嘗要蘇東坡以坡不能飲以醴設之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

諧語第七

吳苑曰語之次序自慧名豪狂傲五種之下不能細有標辨以定安排如冷之一義有何關說而居衆語上耶直以語之有致無致順手拈錄之耳若此之諧與謔與後之諷與譏此二種乃大同而小異不得不有先後故次諧語第七

燈現成
語口便入
會拾

龍圖劉燁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鯨哉

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東坡倅杭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目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今值獄空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起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幸早裡且從容坡答曰柰這事須當歸滿座大笑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

此等
言多

妙

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鷄，小爲鶻，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大笑。

吳郡張融，字忠光，長史暢之子，常謁太祖於太極西堂，彌時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王儉嘗集有才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自

事勝
六語

此始也。諸客皆窮，惟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花簾、白團扇，憲坐簾執扇，意氣自得。秣陵王攜後至，操筆便成事，旣煥美，詞復華麗，攜乃命左右抽簾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諸士大笑。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勵，勗勉。高祖謂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心。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

好問亦
酒人
語自
妙

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
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為酥冰為
漿穹廬為帳氊為牆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
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
矣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
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
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答曰奉續兩句

可移贈和尚乃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

沙門

曹琰為郎中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
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
早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
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

涪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笋歸明
日春衫誠可脫蘇得詩戲語曰吾固不愛做
官遂直欲以苦笋硬差致仕

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
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
析事矣主人笑倒

劉燁嘗與劉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曰
君馬何遲筠曰只為五更三燁曰何不與他
七七八言點蹄則下馬行也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叅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
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
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

器之
亦韻
人

何不
入吟
語妙

發端
句吟

妙音

法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

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
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
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
將軍銅琵琶鐵絛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
學士却着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
坡為之撫掌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
曰自唐虞之後成康之際未足以喻臣伏覩

無不
各當

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
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
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
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嚴子陵爲衛尉
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
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
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逢龍爲宗正伯
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班爲將作仲山甫
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

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
孔父爲詹事蘧伯玉爲太傅孫叔敖爲諸侯
相王慶忌爲期門子產爲郡守夏育爲鼎官
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乃大笑

漢武帝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宴不來朔拔劍
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
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
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
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

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王戎妻語戎為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壻，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常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世工
交妻
一語
用意
不勤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晉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橋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王不能復答。

石曼卿常乘馬出，御者失鞍，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則跌碎矣。」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笑曰：「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吏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於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卽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諸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猪以祭。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脩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獮獠入布袋。」刁曰：「汝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艾子好飲酒，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筆

宜以險事林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
膈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
而出，一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
三藏尚活世，今况四臟乎？不特一膈，且平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理，公
曰：君不見布袋盛米耶？放倒即漫。心猶年大
石中立嘗與同列觀南園獅子，主者曰：縣官日
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
子乎？中立曰：吾輩員外郎，安敢比園內獅子。

伶官敬新磨以謔得罪莊宗，莊宗大怒，彎弓射
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
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
改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無光矣。
帝釋之。

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
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
自以爲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
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馮祭酒具區攜妓泛西湖泊於定香橋畔有羣
青衿士擁觀公不堪令移舟青衿輩大怒隨
舟厲聲曰爾已過會元已過祭酒獨不畏吾
將來耶公命使者報聲曰致上秀木縱若隨
後趕來老夫已過學士港矣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
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
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

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

年熟拊方朔云僊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得此
桃帝曰嘗聞鼻下長一寸是百年人方朔笑
曰彭祖壽年七百歲鼻下合長七寸
五代馮瀛王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
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
敢說非常不敢說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
或譏年輩相懸長源曰大虫老鼠俱爲十二
相屬何怪之有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平素產繡補親友皆先從
虞索之後抵任補絕少惟四時多筭過者以
筭餽之語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
同遊陶詩云宿幾夜驕歌艷舞之山袁笑曰
此詩當註明不然後日累君謚文恪也

葉月潭鬚髯初白或告之曰尊鬚有一二莖報
信月潭遂於袖中取鑷摘之曰報信者一錢
江進之舉進士其父貧甚爲報捷者索重賞至

淡而

趣偶而

困大覺憤懣羅汝鵬過而慰之曰公且耐生
兒不肖奈何聞者大笑

袁中郎偶中熱減衣丘長孺謂之曰天且寒何
不加衣中郎曰加則恐流鼻紅長孺笑曰減
則恐流鼻白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僻潔不輕接引司寇鳳洲
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
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潘方凱性風流不恒先與平康妓鍾舉孃後舍

之復與董素卿合李本寧太史謂之曰均一重也何舍金而取草對曰均一重也為一正而一偏李笑曰略覺輸下耳

梁吳均有詩曰秋風瀧白水鴈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公已印訖

江西有驛官以榦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為酒庫諸醢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又一室茶庫諸茗畢賒

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又一室菹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皆

駙馬梅殷守淮南文皇正位罷兵入見上曰都尉功勞可念也對曰臣領其半上曰米功勞惟有大小安有全半對曰勞而無功非半乎

龍大渠官至太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戒曰爾平日多戲語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

道學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燭而行。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候欲出來，祇應也。

米芾嘗作詩云：飯白雲，有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宋元祐間，有陳上舍，治春秋，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戲之，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

不甚佳

妙

張融常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岨住，在其間，士大笑。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顧謂散騎常侍李駒駘曰：赤也，何如？駒駘曰：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者。

齊高祖作隱語，以卒律葛答為煎餅，復謂諸臣曰：汝等為我作一謎，我為汝射之。石動箏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

可發
市井
兒笑

有味

曰是煎餅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
 筩曰乘大家熱鑊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
 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上
 曰汝何以知對曰更轉入流
 玄宗嘗與諸王會食寧王失口噴飯直及龍顏
 上曰寧哥何以錯喉黃幡綽曰非錯喉是噴
 嚏

齊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遊僊詩嗟嘆稱
 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石動筩
 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
 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
 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即云若不勝臣甘
 合死乃揚聲曰郭璞遊僊詩青谿千餘仞中
 有一道士臣作云青谿二千仞中有兩道士
 高祖大笑乃止

石動筩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
 者七十二人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

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何因得考動筭曰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笑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與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顛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不曰能素云何計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着卽活素云何也曰子在回何敢死素笑幾墮馬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叅楊素齎名紙至省門遇侯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旣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卽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乃題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倉卒無稱可稱斟酌之只應是六斤半

侯白赴一人宴後至衆曰罰爾作謎必不得幽
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
見者白卽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朱此是
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卽令自
解云此是犢子滿坐譁然詰之曰
隋河間郡劉焯之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
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或與之枷着焯曰終
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
不見婦

杜正倫譏任環怕妻環曰婦當怕者有三初娶
時如菩薩豈人不怕菩薩旣生育如鬼子母
豈人不怕鬼子母年老面皺如鳩槃茶豈有
人不怕鳩槃茶耶

王玄同任荆時出主社事偶有犬來遺穢玄同
自舉搏擊之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舉擊之
玄同曰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
以禮而排斥之爲選人夏侯彪所訟御史中

俚俗
妙語

丞郎餘慶彈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
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
羊不敗何待
李程爲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兩三日客
王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住
那漢口不足信客掩口而笑

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履肆主曰秀才脚第
幾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
庾杲之清素自菜食惟有韭菹藹韭生韭雜菜

或謂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丁晉公自岷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
盛公曰惟岷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
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秦太虛爲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
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

禮侍郎葉盛轉吏侍郎禮尚書姚夔設宴鄭重
因曰敝鄉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念葉唯唯
亡何姚進太宰葉攜酒往賀執杯獻於姚曰

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旗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卽以年齒論彼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

李東陽在京邸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只是待湯

耳

守備太監某挾貴誇詡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

徒鴻儒不往或以爲言王曰往來雖無我談笑却有我聞者大笑

熊際華望演易臺迷煙雨不見笑曰遵養時晦宜其濛濛也。

熊敦朴與館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張江陵相公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關此行宜着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相公問故答曰王叔和醫訣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介葛盧知牛語。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漠，長風眼如懸河，決溜安鴻，漸有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妻呼入總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復戒曰：來日早臨，須見淚。漸明日，以巾納濕紙置於額，大扣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

破妙
冷語

自得
自得

舌曰：淚何從？額流對曰：水出高原，聞者大笑。潘景升家雖貧，而客來者甚衆，必百計以款送之，常謂羅遠遊曰：人窮皆有底，余窮獨無底。羅曰：何也？曰：窮客日來，豈有底乎？羅曰：窮客日來，正是窮底。

盧思道常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

汝南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日袁德師。

樓對各人請曰昔日雙福園今日東園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

卿勿怪我別後當闕于耳

日來望長安風如飛長風飛如懸河火流

日來望長安風如飛長風飛如懸河火流

日來望長安風如飛長風飛如懸河火流

日來望長安風如飛長風飛如懸河火流

日來望長安風如飛長風飛如懸河火流

舌華錄卷之四

新都曹人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謔語第八

吳苑曰諛諧戲謔一類耳一類而兩之非字

之蛇足乎字既蛇足即許李輩尚不能辨况

上我耶吾請以蓋之所取諸語定二字耳第戲

不及虐為諧及虐為謔故謔字從虐於此可

妙

以小分乃次謔語第八
王平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
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放見而笑之曰君真所
謂汗淋學士也
段少連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
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
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嘆曰某命中無金
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
星亦不甚得力也

公慧
詩妙

此轉
此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
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
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
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聲問曰
吾所倚者何樹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
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
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
應曰胡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
東胡也

東坡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
遍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與共
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
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蘇子瞻與姜制之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
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子瞻
答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衆
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衆
皆絕倒

趣有冷

妙

秦少章云郭攻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
先自吟誦聲振林木既罷謂東坡曰祥正此
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來是
讀三分來是詩郭不懌
無錫孫南公軀幹微小郝公琰戲抱之孫曰當
日張江陵抱主登位正是如此郝曰汝非
孫子耶
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
者之手恐爲所浣卽坐輜爲頂蓋所礙遂撒

妙在
偶然

老博
夫下

張陽
豈下
衛孫

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為戲。林曰：「非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戲。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實射宣王。」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嘗謂陽玠曰：「君羊有疥，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

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曰：「夫太倉令張策在雲龍門與陽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詵馬蘭陵蕭翊，爽俊有才辯，嘗謂陽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曰：「西伯棄紂之罪，宋王或之子絢，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

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因戲之曰
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曰便可道草翁之風
則舅乎

漢武帝時郭舍人與東方朔校射覆不勝上令
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曰咄口
無毛聲聾聾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
太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
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
無毛者狗竇也聲聾者鳥哺擊也尻益高者

強解

鶴俛啄也

孫權嘗饗蜀士費禕逆敕羣臣伏食勿起禕至
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云鳳凰來翔麒麟
吐哺騾驢無知伏食如故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口喫

晉蔡洪赴洛洛中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
英才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吳楚之士亡國
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

必出於孟津。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

陸機在王武子坐，偶潘安至。陸便起，安仁曰：「清風至，亂物起。」陸應曰：「衆鳥集。」

王導妻妬，導有衆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患牛遲，手提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後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

自叙謙。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

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安能勝馬也。」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並送盟文。博有口木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謂博曰：「卿是韓盧後。」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闔

可入
談語

解稱

坐烘然

秦符堅克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悅，嘆曰：昔晉平兵利在二陸，今破南土，獲士一人，有半。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公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

印將公榮語戲之妙甚

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阮相見何不往來

柳又長此客也必無息肩時日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雲師亦蕭寺，日夕各遊二寺，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梁安城王蕭欽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服，而莫與抗。及聞欽卒，時為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足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眾烘然大笑。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未嘉南渡，盡在

江外。

梁汝南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鋤石香鑪？」答曰：「檀越既能戴纛，

貧道何為不執鋤？」

齊王元景為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敏。有一

齊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琴曰：

「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笑曰：「汝作字

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為天闌。崔謚謂之曰：「教

弟種鬚法，以錐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

「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崔氏世

有惡疾，故云。

北海王晞，字叔朗，為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

祭酒盧思道，飲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

鳥見留連。」時有中使召晞，馳馬而去。明日思

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貴。晞

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貴。晞

問太

天闌
一字
妙

似謔
非謔
是謔
聖

似惡
非惡
以有冷

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等亦是留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

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

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子十人。皆不及畜生。

高平徐之才。父雄。祖成伯。竝善術。世傳其業。納

言。祖孝徵戲之。呼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

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徐之才常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

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墓具。

唐韋慶本兩耳前卷。朝士多呼之為卷耳。有女

選入為妃。長安公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

足下女得為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

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秋官侍郎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

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

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狗。

張昌齡謂蘇味道曰。某詩所以不及公者。為無

銀花合也。蘇曰。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

新粗

釘昌齡有今同丁令威之句
 寶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
 偉弄寶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
 既復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寶應曰
 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寶曰樂
 公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寶云身長如許
 口齒齊喞豈不是長齋眾大笑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
 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翫

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鳴樹生者恐不堪用裴
 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
 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鳴甲辰

白居易與張祐初相見謂曰久欽藉甚記得款
 頭詩祐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
 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非欵頭詩何耶張
 笑而答曰祐亦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
 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
 連變何耶

前狂
後謹

晉張謔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左
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送殯
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所茂
先令接語以竝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聲曰
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
天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
龍駸駸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張撫掌大笑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

櫂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
河操櫂女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
牽船

倒語
妙甚

劉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恐黃幡綽見嘲乃密
賂之幡綽言曰文樹不似猢猻猢猻強似文
樹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從者而入
有僧馮門熟睡坡戲曰髭鬚上困有客即答
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唐進士曹唐遊僊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時拜見安知壯水牛不勝其載矣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者染大風疾衆稱之爲陳癩子聞人稱之皆不欲人有諛其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有游客心利所需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欣然命酒贈貲客將去

客太
酷毒
尤甚
風疾

又謂曰此疾還是添減症曰何也客曰添者添上肉泡減者減却鼻孔陳不悅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痴都欲嘲棄之玄度爲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似譏

盤

司馬防當舉曹公爲比部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防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不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劉諒爲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

冷
王亦
慧

與前
同意

遊江濱，嘆秋聖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侯白好俳諢。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宗如周面狹長，蕭譽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李至剛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館供職，自稱修史人。李至剛於是館職中人，故涇言曰：羞死人。李至剛。

劉閣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妙絕

潘滄邂逅一客陸姓字伯陽潘哂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何堪命名陸式齋遷職方李西崕為學士戲曰先生知幾故入職方陸應曰先生附熱故入翰林何中丞棟偕許中丞嘗輕車褭衣過宋姬館或戲之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聶大年眇一目聘至燕有欲識之者童大章曰其人無甚奇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曰江漢日高天

彼時安得有此人真知詩家

子氣樓臺秋入大王風其人見之大駭曰非送我也此前人賀陳友諒登極詩李郎不宜偷以贈我

此段乃慧語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俊才清士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

大夫陳躡後至人以其語語之躡曰小時了
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
大踉蹌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兵
坐中相見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
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
其亂恪曰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
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未戲

王渾與父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
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
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若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曰正使君輩從此
中出入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
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卽答曰庾穉恭家
庾笑曰諸孫大盛有如此兒又答曰未若諸

名以人多

戲亦
大惡

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為伍。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陽混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悅。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王自求押到何也。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簾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

祖廣行，桓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眾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人為之語曰：傅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

善譬

無味

穿地

尚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爲一字令曰須得一
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
川有似三條椽公曰柰何一條曲濤曰相公
爲西川節度尚使沒量斗酒佐三條椽內惟
一條曲何足怪

桓溫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婢問
之乃劉琨妓女也一日問曰吾似劉司空不
王曰似甚曰何似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

須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鷓溫於
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齊地多寒春深未葦甲方立春有村老挈昔菹
一筐以饋艾子且曰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荐
艾子喜曰煩汝致新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
獻公罷卽以喂驢也

吳閣老寬致仕到家訪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羹
公曰卿亦知調羹耶邢曰如公之扣蓬門終
是勉強從事

妙入冷

王鳳洲門有客着棋者甚劣見公至起曰某棋不足觀公曰君棋甚佳但長不落

蘇州嚴相公訥面麻俚語於蘇州有鹽豆之誚河南高相公拱作文常用腹藁俚語於河南有盜驢之誚二公相遇高誚嚴曰公豆在面上嚴曰公草在腹中

吳門妓張好兒雖是徐娘老景然婉麗而美少年爭交歡之有大醫院目杜君拉遊虎丘觀張曰老便老終是小娘張答曰小便小終是

老爹同遊者無不捧腹

詩僧克文有俊才初學詩常質於郝公琰郝曰師必大作齋啖我不然必以師詩顛倒點抹羅遠遊笑謂克文曰師母受郝瘦兒欺尊詩總無抹處

黃琬少敏慧以祖太尉瓊得拜童子郎時司徒盛允有疾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滑夏責在司徒

歸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司馬宣王辟周泰為新城太守。尚書鍾毓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固守吏職。獼猴乘土牛一。何遲也。盧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後。沈存中方就浴。劉貢遠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

帶出
死味

衆愕問之曰。益成括矣。

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伏甚

曹娥。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坐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

千載
下猶
能消
魂

酷似

簡

不佳

命曹行酒適遍公自內出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侂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只許爾呼王義之也一坐大笑

伯機學王羲之書故云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登溷詩也

王文穆夫人悍妬欲置左右竟不可得後宅圃

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王定國寄書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君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權攝已耳

顧臨子敦為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為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笑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酷毒

李居仁與鄭輝為友。居仁年踰耳順，須盡白。輝少年輕侮，乃呼之為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須去之。一日輝乃陽驚曰：數日不見而丰彩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國不報於交，亦何異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之曰：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曹公送禰衡於劉表，眾咸祖之。且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至，當以不起折之也。及

有膽識
有方識
得占識
人

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冢之間能不悲乎？陳眉公好賞雪，每謂客曰：古今二鈍漢，袁安閉門，子猷返棹，明是避寒作許題目。

我太祖問陳君佐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陛下酷似神農。上問其故曰：若非神農，何以得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乏糧，士卒多以草根木皮為食，上亦同之。

王僧虔子慈，年十歲，同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

一誰
可以
名世

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
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
曰慈書與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鳳子也
北妓張蓮英慧甚何雪漁與之密因同寢撫張
私處戲之曰此是朝天蓮張曰非也是夜舒
荷

陳進士爲歛令墨聲甚著後改爲南大理評事
司徒方定之笑曰陳公昔爲富翁今爲評事

怪哉

惡

以佛
張延
之皆
可

陳音入朝誤置冠纓於背及覩同列垂纓俯視
領下而駭曰吾何獨無纓也一人遽持其纓
而正之曰公豈無纓獨少背後眼耳
楚僧練江能詩善蹴躅袁小脩以書薦之潘景
升許潘正誦楞嚴誦畢始相見僧曰居士苦
誦經是爲有髮僧潘笑曰和尚好蹴圓亦是
無髮居士

李太史與某公善李夫人姓王某公夫人姓甘

一日王夫人病且某戲李曰王昏而不能進
柰何李答曰甘爲人下而不辭何也

薛道衡聘南至一寺禮拜堂上一僧讀法華戲
曰鳩槃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卽以法華經答
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

徐陵聘隋謂盧思道曰昔殷遷頑民本居茲邑
今存並是其人思道答曰昔永嘉南渡盡居
江左今之存者惟君一人

李大壯畏妻特甚妻病求鴉爲藥時積雪未消
難於網捕妻怒欲加捶楚大壯涉泥出郊用
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友人戲曰聖人以來
鳳爲儀李郎以獲鴉免禍

馬都督老而無齒郭定襄戲曰吾昨聞隣姬哭
甚哀馬問何哭郭云其姬喪夫撫孤子哭曰
痛汝沒爺兒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問王曰何相見之闊也
王曰遭此淋雨

釋貫休一日與杜光庭舞鸞於通衢而貫休馬

市井語

忽墜糞光庭速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
曰非數珠乃大還丹耳

東坡在黃卽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
牛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証狀王夫
人多智多經涉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療法當
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後舉似章子厚
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
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
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坡大笑

